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繡雲閣 第二十二回 棄道心皆由巧辯 崇儒學幸服青衿

七竅自聆三緘之言，決棄道門，以儒為尚；復見道士之術，又欲榮道以棄乎儒。故自歸漢陽，一道一儒盤旋於心，游移莫定。紫霞知之，命復禮子臨凡，與決所從。若得七竅從道，則三緘有他山之助；若入儒門，必為壞道倡，兼以野道山妖出而相攻，則三緘勢孤而難於撐持矣。復禮子領得師命，乘雲空際，閃閃而來。靈宅子亦知七竅被紫霞略顯仙法，道心又動，因思七竅如同入道以助三緘，將闖道有資而吾仇難復。趁今游移未決，再命總真童子下得塵世，一堅從儒志向，俾彼名登黃甲，得專政柄，乃能榮道不行。三緘即是道習成，相從無人，不過得還仙位，紫霞亦空勞精力，無顏對及群仙。那時相遇於八卦臺，共以任道不闡為笑談，方泄吾恨。總真童兒奉命，乘雲向東而至。

復禮子半霄顧盼，遙見東面墜下彩雲，不知何仙閒遊至此，急將祥光騰上高處視之，乃一總角道童，按雲墜地，化為老叟，手持竹杖，向北緩行。復禮子雲頭暗思：「此總角小童化成老叟，必有所為。然遍想群仙宮中，童子雖多，俱未可以變化之法，是童子而能此術者，或屬山精水怪迷弄男女，未可知也。如其為精且怪焉，吾必追蹤收之，以除民害。」於是祥光催動，向北而游，總將雲頭罩著老叟。

老叟行約數里，立於綠楊枝下，念及真言，以喚當方。當方至，老叟與談數語，乘車重去。去不一刻，轉告老叟，老叟當將手訣四方揮動，綠楊蔭裡頃成一座酒樓。酒樓化已，復布羅網以蔽俗眼。旋抽數莖茅草，持手誦咒，其草化作當爐幼子暨飲酒之輩。一時爐煙密密，賣酒聲聲。復禮子視之甚悉，駭然而言曰：「小小童子有如此法力，吾輩不能及之，但未識化茲酒樓，以障何人眼目，吾且雲頭穩坐，視彼究竟如何。」坐待良久，前村之北有一少年，澤畔行吟，躊躇四顧，似閒遊尋侶而未得者。復禮子熟視片時，恍然悟曰：「行吟澤畔者，七竅也。化酒樓以待之者，必靈宅子門徒總真童子也。吾門仙侶常誇此子年雖妙齡，道法甚高，其心尚未深信。今一見及，誠不虛也。然不化酒樓以待他人，而獨待七竅者，必有所告。待吾化一年老道士，入於樓內，見機而作。」將形化後，轉而思之，又恐總真童子仙眼視透。吾師傳有晦日法，且將真言念動，一下雲頭，暗從西隅墜於塵世。

是時七竅行行止止，身登高埠，引頸四望，見得綠楊枝下窗櫺雜露，高插酒帘，心甚喜曰：「近村中有是酒樓，正吾消閒地也。」遂逐步下埠，趨至其間。但聞當爐幼子呼來賣酒聲高，飲酒嘉賓誇此饌頭美甚，七竅見綠楊吐秀，常念良朋，聞酒氣飄香，正思紅友，惜乎飲無同侶，獨酌為懷。殊意剛入酒樓，主人笑容可掬而詢之曰：「嘉客戾止，欲飲酒乎？」七竅曰：「不識是地有此高樓，忽來貴肆中一飲佳釀。」主人曰：「與友共飲乎，一人獨酌耳？」七竅曰：「恨無良友，只有隻身。」主人曰：「如是吾來奉陪。」七竅暗睹主人，年約六旬，爾雅溫文，真似儒門有道之士。兩相揖後，緣梯而上，坐於樓之東偏。窗外嫩柳飛揚，綠影參差，時映於酒卮之內。七竅贊歎不已，曰：「此樓清幽，黃鸝弗讓也。」主人曰：「老拙株守家庭，難以度日，因於是地聊設酒肆，以消夏日耳。」七竅曰：「吾見主人儒雅可愛，且將姓字暨所行所學歷歷詳述，俾吾亦步後塵。」主人曰：「吾族葛氏，自太祖喬居於此，曆數世矣。太祖酷好詩書，吾祖已開駟馬之門，吾父接踵之；至於吾，躬詞林忝人，孫若子又接踵焉。世世簪纓，幸而不絕，榮耀鼎盛，皆自儒業苦造而來。」蓋是邑本有此貴族，總真童子因假冒之，可令七竅於不惑也。七竅於是復從而禮貌，曰：「小子已廿歲矣，一藝未成，心欲入道以求長生，又欲從儒以求顯貴，兩相在抱，迄無定衡，敢乞主人為我一決。」主人曰：「爾友朋內所言若何？」七竅曰：「有勸吾習道者，有勸吾習儒者。」剛言至此，復禮子亦呼酒一瓶，飲於七竅之左。七竅曰：「還宜習道乎，習儒乎？」

主人曰：「聖天子首出庶物，以平治天下，皆由儒道，哪有道士以法術治天下乎？凡人為天子民，當尋正路，一耕一讀，乃至正至大之途。不讀則勤耕，以求菽粟有餘，俯仰無憂事畜；不耕則苦讀，以期功名顯達，上下均受榮封。必如是而後不愧生於人世也。每見年少子弟，耕也而惰於耕，讀也而懶於讀，不耕不讀，無策資生，妻子嫁於他人，父母推之兄弟，自謂紅塵看破，學道出家。一入道門，塵心未絕，裝作風騷一派，徒將言語惑人，訛以傳訛，道不成道，學如不學。以相公之手標才華，正宜讀書求名，顯揚父母，奚必《黃庭》是誦，玩廢時日乎？」七竅聞此一席正談，心若重擔而輕道。

復禮子聆言暗計：「必靈宅子遣來門人所化，巧以言語，穩七竅之心者。」乃從旁答曰：「叟言差矣，人生天地所行所作，視乎其志。志在道則從而習道，志在儒則從而習儒，何得區區敗道為匪哉？即以儒門論，所立說以教弟子，以及弟子之間疑辨難者，何在非道中之語。自吾思之，習道即從儒，習儒即從道，特患怠焉，不習終莫能成耳。以叟所言，全謂習道為非，見何淺也。吾聆叟談，吾有一證佐焉。」主人驚甚，暗將慧眼偷覷，奈復禮子早治以晦日法兒，不能辨其為仙為妖。因怒目而視曰：「吾聞爾言，又是一番迷人說。但將爾證佐說來，如在道中則可，若在外道，吾必從而非笑之。」

復禮子接口言曰：「昔有農夫養一犢子，馴良可教，一犁春雨，無不如其心。養之數十年，由耕致富，人人爭買此犢，農夫如護珍寶，不忍捨之。無何春秋已去，此犢頽然老矣，農夫不計其老，尚加以千斤犁耙，老犢不堪重任，口吐人言曰：『吾力已弱，不比少年。』農夫如不聞也，愈加鞭楚。老犢又曰：『吾言力弱，何不痛恨乃爾乎？』農夫曰：『前者爾能任重耕作，吾甚痛惜，豈今而不然耶？爾能竭力如前，迨至明日，即輕爾任。』老犢聞說，果然竭力精神，以盡一日之耕。殊至詰朝，重任猶是。犢無奈，示夢於農夫之妻。其妻以夢告夫，勸輕犢任。農夫曰：『老犢畜生也，畜生之言不合人情，爾何必聽。』」言已大笑。

主人聞此譏諷，從容言曰：「爾之證佐，證得巧妙。吾有一證，爾願聞乎？」復禮子曰：「只要合理耳。」主人曰：「爾如樂聽，吾為詳述焉。吾之近鄰所養一犬，善於護宅。凡遇盜至，必報主知，如無盜臨，吠聲不作。一日，來一道士，此犬不惟不吠，且搖尾相親。道士憐之，向吾憐翁以化此犬。鄰翁許，道士係回觀內。養之數日，此犬齒斷係索，仍回鄰家。適值鄰翁出飲歸來，剛發一言，犬吠不已。憐翁罵曰：『瘟犬，主人都不認耶？爾隨道士未久，即亂咬如斯，倘變作道家，怕不准人說話，一聞說話，就要咬斷腎筋矣。』」談罷亦拍掌大笑。

七竅見二人語去言來，各不相下，笑而言曰：「二人不必爭論，吾也有一證佐。」二人同聲曰：「別人證佐吾不欲聽，爾之證佐吾甚願聞，當不若劉四之口也。」七竅曰：「吾少時聞諸乃父，吾家一眷屬年少而殞，言妻貌甚麗，人人爭聘，婦皆嫌其不合於心。惟張、李二家，廿齡破鏡，富而且美，此婦都欲嫁之。然嫁張則惜李，嫁李則惜張，游移不定，已至數月。婦姑促曰：『欲張則張，欲李則李，嫁個丈夫都無定見，安望得富乎？』婦聞不悅，恨聲應曰：『嫁張由我，嫁李由我，嫁李嫁張在我心中，何必旁人多嘴。』」言已，忿然下樓而去。

主人默坐片刻，暗解拴腰繯兒，拋在樓頭，化為巨蟒，直向復禮子舞爪張牙。復禮子持箸擲去，化作蜈蚣，巨蟒見之，仍還本相。主人怒甚，以手一指，酒樓渺然，吼聲如雷而言曰：「何處野道，敢與仙師鬥法！」言猶未已，突被復禮子一降心杵打下。主人大叫一聲，化為童兒，騰空竟去。

復禮子隨後追逐，逼於其前曰：「爾其妖耶，怪耶？如不明言，必誅爾命！」童子拂然曰：「吾非他，靈宅子門人總真童子是也。」復禮子曰：「爾是總真童子，道祖命爾守著胎津，為何所事不司，來到塵凡以法迷人乎？」童子不答，與復禮子戰於雲端。酣戰逾時，童子呼集六丁六甲，將復禮子圍著。復禮子揮以降心杵，不動，忙取撐天如意四面擊之，丁甲神祇紛然而散。童子急向口中一指，吐出千頭萬緒，如絲如絮，直從復禮子頂上覆來。復禮子不知何寶，將身緊束，用盡生平之力，掙播不開，倒於陣中，呻吟弗絕。

紫霞知得，命正心子持頂門鋼針與割腸寶刀急來援救。殊至陣雲之下，但見迷天黑霧，周圍似漆，欲進無從。觀望久之，莫可為計，只得在外呼曰：「陣內有人乎？」連呼數聲，一老叟出，背馱鬚短，行動有如犬然。來至陣外，呵欠不已，曰：「吾在陣

中，正好陽臺入夢，忽聞外面叫不絕聲，及出陣來，人影又無，必是蝦兒耍與老龍試試道法？」正心子不答，暗以黑霧遮著身體，睹得此老將要入陣，復厲聲曰：「陣內無人，待吾打入，殺得爾雞犬不留。」此老聞之，笑曰：「天上都有雞犬，真是款天話。」正心子曰：「陣內有人，毋須多言，速出一晤。」此老曰：「老師爺在此候爾，爾在何處？」正心子曰：「在東。」此老曰：「東方甲乙木，木能生火，火上燒油，豈不是一進陣來，即要舉手。」言已，詢曰：「爾到底在何處耶？」正心子曰：「在南。」此老曰：「南方丙丁火，火內生風，必是瘋魔。吾不與爾糾纏，要向西北進陣去矣。」正心子隨轉西北候之。此老剛到，一手擒住，疾聲呼曰：「膽大妖精，敢佈陣雲頭，與上仙作梗！」此老曰：「爾是誰？休與吾頑。」正心子曰：「非與爾頑，吾詢爾究係何妖？」此老曰：「吾非妖屬，歪枉子是老仙道號也。」正心子曰：「爾師何人？」此老曰：「歪心子。」正心子曰：「爾在陣中作甚？」此老曰：「奉總真童子命，在此守陣耳。」正心子曰：「是陣何名？」此老曰：「亂絲。」正心子曰：「必要何人方能破之？」此老曰：「非正心子不能破也。」正心子曰：「四大陣門，先從何人？」此老曰：「先從財門而入，則陣易破焉。茲已說明，君宜釋我。」正心子釋手，歪枉子鑽入陣內，笑曰：「爾從財門入，必死在財帛之中，如其不從歪心子游，歪枉之法不得。明明與爾說，從中心白雲直入，此陣破矣。」言畢入陣。

正心子竊聽甚悉，遂向白雲處直進，以割腸寶刀橫順揮之，萬緒千頭紛紛碎斷。總真童子見得陣破而逃。正心子破了此陣，笑謂復禮子曰：「爾亦困於千思萬慮中，即不能復理耶？忙忙扶起，去奏道祖，悉言總真童子過失。道祖遂命玄津真人從泥丸關收回，禁於胎津之地。正心子、復禮子拜辭道祖，回覆師命，各退入宮。

七竅自酒樓歸後，意決從儒，受業於明德先生，苦讀儒書。

始讀一二載，文理精通，童軍可冠。是年試期已近，先生促之。

七竅辭別萱庭，赴郡而去。途有玉女觀，地頗雅靜。七竅此夜嫌旅舍鬧嚷，意欲止宿於茲。紫霞知之，先臨觀內，思挽七竅轉入道門。無何，外面笑聲啾啾直達觀內，紫霞出視，見七竅與二三同類拍肩而來觀中。老道迎入，獻茗煮粟款之。七竅曰：「前面旅舍煩雜不堪，今宵欲借貴觀一宿，所用酒食仍謝以金。」老道曰：「相公等非誤入山齋，仙風吹之不到，所愧者敝觀貧苦，無甚相敬，牀榻不潔，乞為海涵。」七竅曰：「在此吵擾足矣，安望其他。」老道於是選一精潔淨室，與七竅友人同住。七竅獨出室外，散步閒遊。紫霞持塵一揮，化座小園，奇花十數盆，皆非人間所有。園中紅窗開閉，小樓在焉。七竅將花視遍，緩步竟上。紫霞化一老道，憑窗外望。七竅步履聲響，紫霞回首，假意驚曰：「相公何來？」七竅告其所以。紫霞曰：「如是相公少坐，待貧道下樓烹茗，以款嘉賓。」言已而去。

七竅在樓四望，見有牙籤數百卷，一一閱之，盡屬道經，而且牙籤之上題詠亦伙。首見一絕云：「讀罷儒書讀道書，為超生死出迷途；不信頻將脚相算，如風捲雪一時無。」七竅深愛此詩，手不忍釋。正在吟詠，紫霞捧茗至矣。七竅索之，紫霞許之。袖歸臥室，玩味百次，不覺神倦而眠。晨磬一聲，朋儕同起，叩謝老道，竟赴郡內。俟至文宗到日，三試三勝，青衫得服，而稱秀士焉。